



KADOKAWA

无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底深渊

[日]池井户润 著

吴晓玲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无底深渊

「旦」池井户润 著

吴晓玲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8年度日本第44届江户川乱步奖获奖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底深渊/(日)池井户润著;吴晓玲译. —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0. 7

(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)

ISBN 7-5329-1799-1

I. 无… II. ①池…②吴… III. 推理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07319号
图字: 15—00—031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责任编辑 杨清禄

装帧设计 刘小军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版 次 2000年7月第1版

2000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64开本 5.0625印张 2插页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数 1—5000册

定 价 10.20元

池井戸潤
撮影／加藤雅昭



作者简介

池井户润

1963 年生于日本岐阜县。

毕业于庆义大学文学部法学部。

1988 年进入三菱银行工作，从事对中小企业融资业务。

1996 年退職。除了投身于企业投资咨询之外，开始执笔创作商业书籍。

Copyright ©1998 Jun Ikeid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1998 by Kodansha Ltd., Tokyo, Japan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0 Shandong
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, China.

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.

©1998 年 池井户润

版权所有。

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8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。

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©2000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。

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1998.10.01

作 者 的 话

这部作品是以我做银行职员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的。

它描述了企业员工在生存中的各种矛盾和痛苦；描述了书中主人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在主人公的艰苦奋斗过程中，自始至终贯穿着我本人的思想感情；作品中所描述的人际关系，也是许多企业员工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确实，每个人都有一些本想忘却、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记忆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样一个记忆就是，我所负责的一家企业客户破产倒闭了。这种深深嵌入我心中的经历，促使我决定写出这个故事。正因为如此，与其说这是一部我想写的小说，倒不如说这是一部我必须写的小说。



当一名作家是我的梦想。获得江戸川乱步奖。只能说是我刚刚取得了实现梦想的资格。在我看来，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获奖本身，我要为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继续写下去。获奖对我来说，又是一个挑战，我想写的题目还有许多。

今后，我打算不拘形式地写下去，多写一些为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娱乐性作品。祝大家快乐！

第一章 死 因

1

铁门一打开，七月初的闷热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梅雨季节的天阴沉沉的，淫雨霏霏，时停时下。上午十点，我准备去拜访融资客户，出了银行大楼后门，向离大厦不远的停车场走去。星期六、星期日人满为患的涩谷，在工作日的上午却行人寥寥，特别是从东急购物广场的大街往里一带更加冷清，还没来得及收走的垃圾从垃圾台漫到路上。

我身穿蓝色短袖衬衫，系着领带，深灰色上衣搭在手腕上，与往常一样，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。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向叼着香烟、打开窗板、对我招手致意的熟人——古旧书



店店主打着招呼，同时观赏着书店旁边一个小画廊的美术作品，在脱衣舞剧场的坡道前向左拐去。

在贷款事务所前面的街道上，一个熟悉的微胖身影映入我的眼帘：这么闷热的夏日，他还规规矩矩地穿着西服上衣，左手提着一个鼓鼓的大黑皮包，看上去沉甸甸的。他与身着便装，根本没有银行职员派头的我形成鲜明的对照，无论怎么看，他都是一副典型的银行职员派头。

“坂本——！”

我一招呼，那张胖乎乎的圆脸马上就转了过来。也许是过度沉浸于什么心事之中，平常那张温和的脸庞，此时的表情却是少见的生硬。他不自然地抬起手来，按了按眼镜框，一边用右手中的手绢擦着额头，一边嗫嚅道：

“哦，伊木君呀！”

我加快脚步追上他，和这位可爱的同事并肩而行。

“去收贷款吗？”

“哦，天真热啊！”

他突然止住脚步，但马上又迈腿去，从他的侧脸看去，似乎他有点紧张，平时妙语连珠的俏皮话，今天一句也没有。

“你今天去哪儿呀？”

坂本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

“噢，伊木——”他一边走，一边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，用调皮的目光瞥着我，突然说道：

“我们是贷方呀！”他的话莫名其妙。



“贷方？”

“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”

坂本仰起他那圆圆的脸庞，哈哈大笑。可转眼间他就敛住笑容，板起一副严肃且又略显沮丧的面孔，指了指自己的汽车。也许他有急事，很快就和我拉开了距离。

在走过的街区一角，有一座挂着写有栲井屋大厦招牌的旧建筑物，它旁边是银行的专用停车场，是一块能停放二十来辆汽车的地方，在银行业务用车和一般客户用车共用的营业时间，总是挤得满满的。今天或许是因为时间尚早，还空余着两三个车位。

坂本快步走进停车场。当我来到停车场时，他已驾驶着业务用车——三菱微型轿车急匆匆地往外倒车了。他打开车窗对我喊道：

“喂！看……”

还没听清他说的是什麼，他就从铺满青砖的商业街街道上消失了，驶向 246 国道方向。

2

目送坂本远去后，我打开不知被哪个冒失鬼弄偏了的微型轿车的车门。车内热烘烘的，让人望而却步。我把手伸进车内，先把车发动起来，然后敞了一会儿车门，再把冷气开到最大，把上衣和笔记本放在副驾驶席上。轻装，除了临时遇上贷款客户的必需品，其他的東西都不带，这是我的原



则：根据银行手册，外勤员的黑色业务包中，要装上收款账簿和印鉴。只有随身带着这些东西，才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收款员。

一坐到窄小的驾驶席上，吸热的乙烯树脂座垫就粘住了屁股和脊背。我强忍着郁闷的心情，把汽车变速盘上的变速杆放在低速档上，在涩谷站南口的十字路口左转，驶向松涛方向。从松涛到富谷、南平台一带是我负责的业务区。我穿过东急总店，向右拐上旧山手大道。

我并没有预先确定的具体目标。适时转转自己的责任区，寻觅那些对我说“请给贷点款吧”的公司，就是我的工作。我把车驶入车站前总是熙熙攘攘的道路上，脑子里排列着需要拜访的几家公司的顺序。我负责的地区有近五十家公司，按照惯例，每个月我都必须在每一家公司露一次面。

今天从富谷钢铁批发公司开始，中午之前在这一带溜达着转了二家公司，但一笔业务也没谈成。不过，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从揽到新的贷款客户这方面说，走访二三十家公司，也不一定谈成一家，贷款业务就是这样，而且，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这样说，需要借贷大笔资金拼搏的人毕竟有限。

但从另一方面说，作为信贷员，即便没有新的贷款业务可谈，定期去业务对象处了解各公司的状况，也是一项重要工作。例如看看经理、部长们的办公桌上是否有催款人来的账单，或者公司的楼道上滞销产品有没有堆积如山。如果是做工程的公司，关注一下时间表上的工程项目是否有所减少；如果是制造业者，观察一下他们的机器式样是否有新



款。有时也要留心职员接电话的情形和卫生间的清洁状况，注意汽车轮胎的磨损情况，注意经理个人的收支状况等等。为了判断业务对象的业绩如何，在完全依靠职员进行调查的银行支行业务中，少不了这些勤勤恳恳的工作。

到了中午，我适时结束了与三家公司的经理或部长的交谈，慢吞吞地从交通阻塞的山手大道回到支行。吃过午餐，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还得去走访其他客户。工作就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乐趣，但也算不上什么痛苦。

我从大楼后面的银行职员专用出入口进去，在一楼的卫生间方便了一下，就上了融资科所在的二楼。办公桌上并排放着几张电话记录便条，便条上还有一个用订书机压着的附有名片的棕色信封。信封里面是一个客户在我外出时送来的结算副本，上面有用红色圆珠笔填写的字迹，一定是有人代我处理了这项业务。

午餐时间，楼层上职员很少。银行职员的午餐，在不影响业务的前提下轮流去吃。大部分银行支行都设置了职员专用餐厅，所以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吃午餐。这与其说是福利待遇，倒不如说是一种防范措施。银行职员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，所以尽量不让他们在外面逗留。现在没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们，大概都是在五楼餐厅或三楼休息室喝橘子汁什么的。

我坐在办公桌旁，开始整理堆在桌子上的便条和文件。这时，贷款柜台的小谷惠子穿过顾客接待厅走过来，低声对我说：



“伊木助理，刚才古河科长嘱咐，你一回来，就立即请你到支行行长室去。”

兼作接待室的支行行长室紧闭着门，门上边的窗口里透出灯光，说明里面有人。而在支行被称为“指挥席”的行长和副行长的办公座位上空无一人，融资科科长古河也不见踪影。

“有客人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不是。”

“出麻烦了？”

“具体什么事情我不清楚，刚才北川副行长急匆匆地跑出去了。”

需要在行长室研究处理对策的事情，一定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了。

“我明白了，谢谢。”

小谷微微点了点头，就出去接待贷款申请单上登记的预约客户了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

我一进支行行长室，面色凝重的古河就指着一个空沙发叫我坐下。身子陷在扶手椅中的支行行长高田浩一郎仅仅瞥了我一眼，连招呼都没打。他用手掌撑着脸颊，沉浸于思考问题的专心致志之中，茫然的目光望着墙壁。一定是出大麻烦了。

“伊木君，刚才警察署和我们联系过，出大麻烦了。”

我在沙发上落座后，古河皱着眉头，表情严肃地告诉



我。

“确切地说，是坂本君出事了。”

占河好像在考虑我的心情，停顿了片刻

“在停在代代木公园附近的汽车里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坂本君。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，据说目前尚未脱离危险。”

“危险？”

几秒钟后，我才明白占河的意思。我的心脏马上发出咚咚的惊悸声，喉咙也感到发哽。

“是交通事故吗？”

“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似乎不是交通事故。富谷的吉田医院，你知道吧？坂本君已被送到那里的综合治疗室，病情严重。”

占河的眉头突然痉挛般地抽动起来。他的视线在地板上停留片刻，旋即又落到我身上。

“他被送往医院时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医生一直在尽力抢救，但怎么也……”

占河眨了眨眼镜片后面盯着我的小眼睛，闭住双唇。

“与家属联系过吗？”

“刚才联系过了。他夫人正在去医院的路上。你，和她很熟悉吗？”

“哦，以前在企划部一起工作过。”

曜子，这个成了我的朋友之妻的女人，今后有可能要和惟一的女儿一起过艰难的生活了。

“我去医院看看。”



“稍等一下。”

古河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拉回到沙发上。

“冷静点，北川副行长已经去医院了。我们理解你的心情。不过，还是等与北川联系上再做安排吧。即便我们现在去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古河望着我，苦恼的表情扭曲了他的面部。

“是啊，这种事情是常见的。无论是你还是我，都有突然倒下的可能，然后就看运气了。”

运气，是吗？

我发现他这句话挺神奇，起到了让我镇定下来的作用。运气，命运，命中注定。这是不容置疑的严峻事实。

“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了。”

古河用一种祈祷的语气说。

然而，祈祷并没有奏效。

下午一点钟后，探望坂本病情的北川传来噩耗。

坂本健司死了。

他撇下妻子和刚满三岁的女儿，撒手人寰。

3

坂本的死讯，像水洇透棉布一样，在支行内部悄悄弥漫开来。

傍晚，北川从医院回来后，支行行长室再次举行会议。除坂本外的十三名支行部门负责人，在一起进行了简单的磋



商。高崑行长和北川副行长坐在扶手椅里，其他人坐在沙发和搬来的折叠椅上。

与会人员刚到齐，北川就匆匆忙忙发了言。

“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了。今天下午，坂本君突患急症去世了。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，等这次会议一结束，希望各科科长将此事正式通知科里的人员。注意不要引起慌乱，以免出现现金事故，那是最可怕的结果。葬礼的具体安排虽然尚未确定，我想应该是，明天守灵，后天举行葬礼。莫仪的记账、收发以融资科为主单独处理。不要忘了发行长和各科的唁电。”

北川继续就具体事项做着指示。他的安排告一段落的时候，高崑开口说：

“弄清什么病了吗，副行长？”

北川神经质地用香烟的过滤嘴一端敲着玻璃桌面，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。

“嗯，好像是由于过敏反应休克致死的吧。”

我不由自主地望着北川的脸。不仅是我，在场的人员都抬起头来，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有点惊讶和疑虑。

“过敏？是意外吧？我以为，他一定是突发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之类的急症。”

高崑直率地说出了全体与会人员的想法。人怎么能够因为过敏而猝死呢？包括我在内，肯定所有人都对此种说法持怀疑态度。

“严重的过敏反应，也常常会致人于死命。关于导致过